

美国风情画

文 / [美国] 乔治·卢卡斯、葛洛丽娅·卡茨、维拉德·海克

译 / 郝一匡

收音机。

在黑乎乎的银幕上泛着一片琥珀色的散光,同时听到电器发出的“吱吱”声。那片散光逐渐增加了亮度,最后显露出一个大大的“11”字。一个红色的垂直带状物在银幕上神秘地横向移动,隐隐发出声音。

这一画面慢慢后退,我们才看清那个闪着光的带状物是在琥珀色的光屏上左右来回移动,所经过的地方显出70...80...110...130等数字。同时,我们开始听到更多的声音——歌曲声,含混不清的交谈声,以及飘忽不定的音乐片段。

画面继续向后退,我们才看出刚才占满整个银幕的琥珀色光原来是汽车上的收音机,听到的声音是从这个收音机里播出的节目。收音机的调台针,即那个红色的垂直带状物,这时在一个地方停住……突然响起调大了音量的摇滚乐。它那爆裂似的重音把人们带回到1962年的金色周末收音机大赛。那时的一切还那么简约,音乐也比现在的好。

这时,收音机里传来一阵狼嚎,那是传奇的狼人杰克的声音穿越时间的阻隔传到

此处。他那沙哑的声音在音乐的铿锵声中显得特别凄厉、刺耳……

狼人:呜呜呜,嗷嗷嗷!我就播一支你小子点的老歌儿吧……嗷嗷嗷!

他的嚎叫声在《摇它一个昼夜》歌声的干扰之下,显得像是女鬼在叫魂。

梅尔免下车饭馆,黄昏。

当太阳落到远山背后时,这家免下车饭馆的霓虹灯在它那宽阔的停车场上投下长长的影子。画面前景是一个发出“嗡嗡”声的大霓虹招牌——“梅尔免下车饭馆”;这时,在背景处,一辆58型黑斑羚版镶红边的白色雪维①小汽车驶进了这家免下车饭馆,同时车里那台装饰得很漂亮的带槽收音机传出乐曲《摇它一个昼夜》宏亮的噪音。与此同时,银幕上显现出演职字幕。史蒂夫·博兰德尔停车后走出他的靓车。他环顾了一下周围,然后走到车前面,靠在火红色的前车盖上。史蒂夫18岁,相貌堂堂,身着保

① 雪佛兰车的一种型号,车型较小。——译者

守的纽扣扣到脖颈下的短袖衫。他极有可能继任毕业班的班主席。就在他观看空荡荡的免下车饭馆时,忽然听见一声短促而悦耳的鸣笛声。一辆意大利产的黄蜂牌摩托车转瞬间已开进停车场。一个年轻小伙子向他挥手,直到摩托车快歪倒时,那小伙子才赶紧伸手去握住车把。不是摆弄不准车的位置,就是甩不掉沾在车轮上的杂物,特里·菲尔兹(“蛤蟆”)扭来扭去过了好一阵才把他的摩托车挨着史蒂夫的雪维车停住。特里好像没有睡醒似地朝史蒂夫咧嘴笑了笑。他17岁,个子矮小,穿着却很花哨,既让人叫好,又叫人称奇:粉红与黑色相间的衬衫,利维牌牛仔裤和白袜子。他的样子有点儿滑稽可笑,但他总认为自己浑身散发着一股无人可及的潇洒劲儿。史蒂夫看着特里脑后闪亮的鸭尾式发型,和垂在前额梳理得很好的刘海儿。他解开一个纽扣,往下拽了拽裤子,让自己更像个硬汉。

特里走向火红色汽车并靠着它,模仿史蒂夫,也做也爱搭不理的样子。在这个过程中,背景音乐一直是狼人伴着音乐的嚎叫声。当音乐结束时,狼人杰克就开始一串串插科打诨的幽默言辞。狼人是这两个小伙子不在现场的同伴。在计分的机智问答节目中表现出的机智和渊博,使他成了这两个小青年最好的朋友、知心人和守护天使。

这时,一辆灰色的、甲壳虫状的雪铁龙车慢慢开进了停车场,在停车场的另一侧停下。史蒂夫和特里看见库尔特·亨德尔逊从车中出来,站在他的车旁。他17岁,是一个卷发、戴眼镜的小胖墩儿。他在暑假里长出了小胡髭,在他的百慕大短衫里塞着一本平装书。库尔特自认为已经看破红尘,实际上,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耽于幻想的人。他朝那两个小伙伴走去。

特里:嗨,你说什么呢?是说库尔特吗?

昨儿晚上在城里,你们是不是想离开前去过试一试?

史蒂夫:哥儿们,友爱互助会找了你一整天。

史蒂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库尔特,一句话也没说。库尔特慢慢打开信封,抽出一张支票。

库尔特(讥讽地):哟,真不少哇……

特里:什么?什么?(耸起双肩)呜——两千美元。两千啊——!

史蒂夫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库尔特;库尔特似乎显得挺愧疚。

史蒂夫:詹宁先生不认识你,才托我把信交给你。他说给你给晚了,挺对不起的,但这是友爱互助会发的第一份奖学金。啊,对了,他说他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库尔特把信封还给史蒂夫——

库尔特:呵……呵,你为什么不在你那儿多搁一些时候呢?

史蒂夫:这不是跟你有关吗?这是你的呀!拿走!我不要。

特里:那我可要了啊。

库尔特:史蒂夫……呵,我看咱们还是谈一谈吧。我已经——

突然响起的汽车鸣笛声使三个人都扭过头去。劳丽·亨德尔逊把车开进停车场,向他们挥手。她开的是家用58型爱泽尔车。

史蒂夫:你妹妹叫你呢,咱们以后再谈吧。

库尔特:现在就谈,让她等等吧。

史蒂夫:好吧,说短点儿,轻点儿声。

库尔特:也行,那……听我说(清一清嗓子)我……我明天不想去了。

史蒂夫:什么!说,你在说什么呢?

库尔特:我不知道。我原来以为我怎么也得等上一年……才能进城——

劳丽已经按了两次喇叭。史蒂夫不理她。晾了她较长时间,弄得库尔特挺难受。

史蒂夫:这个小丫头!

库尔特:等等,你听我解释……

史蒂夫:你现在不能退出了!咱们毕竟经过奋斗才被录取的。咱们终于就要离开这个鸟城了,你却又要爬回巢里去——啊,我跟劳丽说几句。(把支票交还给库尔特)拿着,咱们上午走,成吗?

突然响起一阵刺耳的轰响声。他们扭头看见一辆 32 型黄色福特车一停一拐,一下就闯进了停车场。在发出名车常有的那种低沉的刹车声后,它停在了这家饭馆的后面。22 岁的大个儿约翰·米尔纳坐在他的福特车里,大口大口地吐着“骆驼”牌香烟烟圈,表情冷漠、强横。他穿着一件白 T 恤衫,小平头分向两边形成鸭尾式发型。坐在这辆黄色福特车中的是一个头脑简单、感情用事而又自以为是的牛仔。

史蒂夫:你想最后变成像约翰这个样子吗?你不会永远是 17 岁。

库尔特:我只是希望有一些时间再想一想。急什么?我明年去也来得及。

史蒂夫:咱们以后再谈吧。

史蒂夫走向劳丽的爱泽尔车。劳丽同时走出车外。她穿着一件校服,在一边的肩部印有“62 级”的大彩字。史蒂夫走向她,两人相遇、相拥。

那台收音机放的音乐正好播完,接着又传出狼人的絮叨——

收音机(画外):这里是狼人,狼人杰克!

一个女人(画外):嗨,让我们摇呀,滚呀,摇滚到死。你在收听狼人杰克的节目!

梅尔免下车饭馆,夜里。

收音机播放着歌曲《十六支蜡烛》,画面上显出“伯杰美食城”活跃的夜晚。高速行

驶的车辆流水般不断地涌进停车场,结清停车费后,又开回大街。饭馆的送餐员踏着四轮旱冰鞋在其间穿来穿去。库尔特和约翰还在那辆黄色福特车前打闹。一声鸣笛响起,他俩回头看见载着三个姑娘的 60 型福特车正在慢慢靠近他们。一个姑娘把身子探出车窗外,笑道——

姑娘:嗨,约翰!

当她们的车驶过时,车里的姑娘们尖叫了一声。

约翰:不太好吧?

库尔特:怎么来这儿的姑娘都这么丑哇?她们有男朋友吗?我找了一辈子的佳人在哪儿呢?

约翰看着炎热夜晚在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

约翰:我明白你的意思。挑选的余地真的是越来越小了哟,在全面萎缩啊。喏,你也知道,记得五年前我带着你转了两个多小时,费了满满一罐汽油,只是为了兜一个大圈子寻觅佳人。那次还真是那么回事。

突然,在远处,传来令人胆战心惊的尖声,是马达发出的让人难以置信的声音。在免下车饭馆的人全都安静下来倾听。

库尔特:嘿,约翰。城里新来了个人。

约翰:哈哈。

库尔特:你要去找他吗?

约翰:嘿,听着,假如教授他找不着我,那他就没有资格和我赛车,对不?

库尔特:说得对!

在停满汽车的停车场的另一边,史蒂夫同劳丽坐在他的雪维车的前座上。布达·麦克雷,一个汽车送餐员,托着一个餐盘来到史蒂夫车的车窗前,同时向他显示她的紧身罩衫。

布达:樱桃香草点心和一座巧克力山。您还要点儿什么,史蒂夫?



史蒂夫摇摇头。

布达：如果你来了，就立马让我知道。
只要按按车喇叭，我就是您的了。

她掖了掖她的罩衫，向史蒂夫投去热情的眼光，又去拿另一个餐盘，然后绕到这辆车的另一侧，把餐盘举进劳丽所坐座位的窗口。

布达：快抓住，是炸的，我快托不住了！

她给了劳丽一个情敌似的脸色后走开。
史蒂夫不禁乐了。劳丽也笑了。她 17 岁，非常漂亮，眨着天真的大眼睛，留着蓬蓬松松的短发型。她把围在肩头比她大好几个号码的史蒂夫校服的两支袖子推开，露出挂在脖颈上的项链。项链上坠着的是闪光的史蒂夫获得的优秀生指环。劳丽甜蜜、温柔，貌似软弱，但内心却是讲究实际的，很知道自我保护。

史蒂夫：我说到哪儿了？

劳丽：呜，你不觉得高中的那些浪漫事够糊涂的吗？我们开始聚到一起时仅仅是因为你觉得我伶俐、好玩儿，可是你后来才突然觉悟到自己坠入了我的情网。事情严重了……哈……哦，你一直往前走直到事情闹大了。

史蒂夫：瞧你说的，好像是你在记我的

口供似的。喏，说正经的，我的意思是：……
嗯……既然咱俩彼此都这么在乎对方，既然咱俩都应该把自己看做成人了。那么，我，
嗯……我再要两份炸食吗？

他们透过雪维车的挡风玻璃看见特里从车前跑过，他正在追布达·麦克雷。布达穿着旱冰鞋逃跑。

特里：别跑，别跑，布达……

史蒂夫看着他们，回头看劳丽——

史蒂夫：……我说到哪儿了？

劳丽：……应该把自己看做成人……

劳丽做出喜欢炸食的样子，其实显然是别有所求。

史蒂夫：对……对……对，……我原以为也许我离开以前，咱们还能……达成共识……我不在乎认识其他人，又不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吗？

劳丽没有抬起头来，但情绪改变之大犹如换了一副面具——

劳丽：你是说和别的人约会？

史蒂夫：我认为那样会加强咱俩的关系。咱们肯定知道咱俩相爱着，没有任何疑问。

史蒂夫笑了，但看了劳丽一眼后，不笑了。他俩听着收音机里的音乐度过这一关

键时刻。劳丽强忍住眼泪。显然,她只是勉强扭过脸来对他微微一笑。他想不到她的反应会是这样,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也回应了她一个微笑。

劳丽:我想你是对的。我只是说,我们不再是小孩子了,认为分开三千里后谁都不许认识的人、不许出门。这么想太愚蠢了。

劳丽从她脖颈上取下挂在项链上的那枚指环,放进她的坤包。

史蒂夫:劳丽,你先听我说。我没有跟你要回那个东西。我想……

劳丽:我知道,我只是想那是小毛孩儿的玩意儿。我将把它放在家里保存。它现在没那么辉煌了。

史蒂夫:你不想戴它了?

劳丽:我可没那么说啊。我理解,我还没乱了方寸。我是说,我希望你在离开以后不会去当僧侣什么的。

史蒂夫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狼人的嚎叫引出乌鸦乐队唱的“Gee”序曲。车子外面,特里围着免下车饭馆追赶布达,嘴里不停地和那个正在送餐的性感送餐员耍着贫嘴——

特里:……我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录音精品选。我甚至还有约翰尼·埃斯的《典当爱情》。无论如何,你会爱上要和玛丽莲·加托尔私奔的尼尔逊的。因为他诋毁过你,我们有可能……

布达:他没有诋毁我,你这个小笨蛋。嗨,史蒂夫!

她的语气立即就变了。特里吃醋地望了一眼,转向正在下车的史蒂夫。布达扭着屁股朝史蒂夫去了。

特里:她有点傲气——这人不懂开玩笑。

史蒂夫:听我说,我来这儿就是来跟你

谈谈……

特里:多会儿谈都行,哥儿们,我是你的兵。我就喜欢跟一个哥儿们一块儿嚼口香糖。你说吧,我听着呢,而且是洗耳恭听啊。说呀。

史蒂夫:闭嘴。

特里:当然,当然。

史蒂夫:特里,我想让你在我们不在时照看我的车——起码照看到圣诞节。恐怕我不能带走它……

史蒂夫注意到特里没有听他说话,就转过身去。特里僵立不动了。

史蒂夫:你哪儿不对啦?

特里想说话,像一个在战场上被炸弹震昏了的老兵,张了张嘴,只发出一种“咯咯”声。

库尔特站在雪维车旁,正在和他妹妹劳丽说话。劳丽还在为史蒂夫刚才对她说的话心烦。

库尔特:嘿,小妹,你咋啦?

劳丽:没咋。

与此同时,他们看见史蒂夫向特里交待照看他的车的事——

史蒂夫:听着,我写的轮胎压力和缓冲垫上的材料,都放在车的小贮藏柜里。你听见了吗?

另外那两位只看见特里机械地摇头。

库尔特:咋啦?他在哭!

一滴眼泪果然滚下特里的面颊。

特里:我简直……不相信……(走到汽车前,轻轻抚摸着车上的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会爱护……和保护好这辆车,尽职尽责。(围着车绕了一圈)这是辆超级好车。可能比达里尔·斯塔伯德的月亮鸟都好。确实比达里尔·斯塔伯德的车好。

劳丽望着特里,意识到自己也像那辆车一样被丢下,成为一个美好的回忆。她回头

看了一眼史蒂夫,他也正在看着她呢。两人互相看了一会儿……

布达拿着一个空盘子经过。特里看见她,抹去眼泪,朝她走去。他脸上的表情有些异样——

特里:布达,愿意和我去汽车影院吗?

这个建议太慷慨了,慷慨得让她一时说不出话来。她看了看其他周围的人——

布达:你这是在骗人!

特里:我能拿这样的事骗你吗?我想让你知道我今天晚上遇到的事将会改变一切。我得到一……

约翰悄悄走到特里的背后,小心翼翼地使劲扒开勉强挂在特里胯上的牛仔裤的屁股兜。众人哈哈大笑起来,特里迅速提起他的裤子——

特里:……一辆小汽车!哎,是谁——(他转身看见是约翰,换了口气)哟,是约翰呀——太好玩儿了(和别人一起笑)。

约翰:嘿,她这样扒过你吗?

史蒂夫:咱们都走吧,好像咱们在这个停车场过了大半辈子。

特里:喂,库尔特,咱们把这个地方炸掉,我好跑跑我的新车!

库尔特:我愿意,“蛤蟆”。可是我得同史蒂夫和劳丽去舞会。我得让你先冷静下来。

特里:行,今天晚上将会大不一样。

约翰:嘿,等等,你们是要去舞会吗?欢送大一新生的舞会?

库尔特:是。

约翰:啊,别去了吧,哥儿们,那是小孩子去的地方。你俩刚刚离开那地方,就别回去啦。

库尔特:你就没有一点怀旧之情吗?

特里:我们会记住往日的好时光,我们就是要去怀旧。

约翰:是的,好吧,去吧。

库尔特: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去呢?

约翰:别废话了,哥儿们!

库尔特:来吧,为了旧日的好时光。

约翰:好啦,好啦……哦,听着。你先去,小毛孩儿库尔特。你去那儿去吧,去记住你将不再有的好时光。我才不去什么狗屁大学呢。我就呆在这儿。像往日一样的快乐着。

约翰气冲冲地走向他的汽车,开门进车后“砰”地关上车门。库尔特看看其他人,耸耸肩。

特里:天哪,米尔纳,你今天晚上的脾气可真大。

库尔特走过去,站在那辆黄色福特车的旁边——

库尔特:你怎么啦,约翰?我说错什么了吗?对不起。

约翰:啊,哥儿们,没事儿。

库尔特:好,那咱们呆会儿见,好吗?

约翰:好。

库尔特:咱们一会儿一块儿做点儿事。你知道,得在史蒂夫走之前。

约翰怀疑地看了他一眼——

约翰:行啊,等一会儿。那你现在还不走吗?

库尔特:我不知道。

约翰摇摇头。收音机里狼人正在接一个听众的电话——

听众(画外):你是狼人吗?

狼人:您是哪位?

听众:我是小石城的乔,就是大峡谷南边的小石城。

狼人:您是从加州的小石城打来的,是吧?

听众:是长途电话。

狼人:我的、我的、我的……这位听众,

您在那个小城有什么样的娱乐？

听众：我们所有的娱乐就是听你的节目。

约翰发动他的黄色福特车，马达发出巨大的吼声，然后鸣着喇叭开出免下车饭馆。特里和库尔特目送他绝尘而去。

主要街道，莫德斯托的夜。

白天，G 大街上到处是二手车专卖市场、小店铺、陈旧的百货公司和低级小饭馆。入夜，这里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小伙子们开着火红色的、低矮的和改装过的小车，穿过似乎没有成年人的、吸毒吸昏了头的小城，从这条单行道的街上源源不绝地汇集而来。

警车闪着警灯巡逻，气氛压抑。在停车场，在闪闪的车头灯光中，可以看见人们互相亲昵着。在 56 型雪维车中，表情颇酷的小伙子坐在舒适的矮矮的座位上，一直都可以听见狼人的节目。这时，正播送德尔·香农的《私奔》。

约翰驾车随着车流前行，看见旁边一辆车中几个混小子用水枪向外喷水玩。约翰轻松地开着他的黄色福特车。他朝身旁的一辆车望去——

约翰：喂，祖都。

一个汗淋淋的小伙子扭过头来，隔着车窗向他点头。

佩祖都：嘿，米尔纳。

约翰：嘿，小子。你的平头怎么啦？

佩祖都：什么？

约翰：你的平头怎么啦？

佩祖都：啊，去你妈的！

约翰：什么？

佩祖都：去你妈的！嘿，我们正说你呢。

约翰：是吗？

佩祖都：是。有一辆特破的 55 型雪佛

兰车等着你呢。

约翰：是嘛，我知道了。

佩祖都：注意在杰里樱桃二手车专卖店停车场中的警察。

约翰：好的。没事儿，谢谢。

约翰点头示意后，两辆并行的车便分道扬镳了。

史蒂夫的白色 58 型雪维车在 G 大街上行驶。

“蛤蟆”特里一路听着震耳的摇滚乐，一边哼哼一边驾车漫游。他坐得很低，东瞧西望，容光焕发，正在体验乘坐一辆真正好车的新奇感受。在这个一时失意的少年 17 年的生涯中，这是他遇到的最大的事。他在一个街角拐弯时，另一辆车开到他跟前。一个小伙子向车窗外望着——

小伙子：嘿，“蛤蟆”。

特里回头一看，淡淡一笑，更为自己开的新车感到得意了。

小伙子（探出车窗来）：你开的车真漂亮啊。（特里微微点点头）唉，可惜了这么好的车。

他说完这话立即开车离去。特里立刻收敛了微笑，从自负变成狂怒。但是他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又高高兴兴地开起漂亮的雪维车了。当他沿街缓缓驾车时，又一辆车靠上前来，与之并行——

一女子：嘿，小伙子。

特里朝这辆靠上前来的车望过去。车的后座上，一个小伙子扒下裤子，把他的光屁股贴在侧窗上——一张用屁股压着的经济学士文凭。特里把目光移开，纳闷自己怎么还会碰上这种事情，甚至在他的新车里。

劳丽的 58 型爱泽尔车在 G 大街上行驶。

库尔特坐在后座上,凝望着车窗外这个农业小区黑暗的主要街道。坐在前座的劳丽和史蒂夫在悄悄地说着话。劳丽坐在窗旁,好像是史蒂夫劝说劳丽坐得离他近一些。劳丽便坐了过去。史蒂夫伸出一支手臂搂住她,她则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当狼人在收音机里戏弄某个人时,库尔特笑了。狼人在接一个电话——

狼人(画外):我们在接另一个电台外的电话。你愿意接它吗?喂,接电话呀。

接话人(画外):我是平基的皮萨。

狼人:喂,听着,你还有更多的特工用的侦察仪器吗?

接话人:是在听诊器上听流行歌曲曲目吗?

狼人:不是,不是,是特工用的侦察仪器,先生。它观察月球,天空和行星……和极小极小的太空人。

接话人:您一定打错电话了,先生。

狼人:拜拜!

狼人突然唱起《傻瓜们为何落入情网》。坐在车后座位上的库尔特一直笑着听永远是现在时的流行音乐节目。史蒂夫放慢车速,最后将爱泽尔停在下一个红绿灯旁。库尔特瞥见一辆白色的56型雷鸟车,马上坐直了身子。在那辆雷鸟车中坐着一个姑娘。是个金发女孩儿,很美丽;在一处二手车售车场的灯光映衬下,她的头发好像在燃烧,使她宛如天仙。库尔特一下都不敢动弹,好像是怕把她吓跑似的。她淡淡一笑——然后说了句什么,声音轻微得几乎听不见……

库尔特:什么?

库尔特恨不能马上把车窗摇下来。她又重复了一遍,可是他还是没有听见。她笑了笑,开走了。

库尔特(大叫):什么!!! 什么!!!

史蒂夫:我们没说什么。

库尔特:快!快追!

史蒂夫:为什么?为什么?

库尔特:斜刺里拐上G大街,我刚才看见一个尤物!她是一个女神。你一定得追上她!

史蒂夫:我们什么都没有看见啊。

劳丽:我们不会为你花一个晚上的时间去追姑娘。

库尔特:我告诉你们,这是我见过的一个最最完美的、令人目眩的尤物。

史蒂夫:她已经走了,忘了她吧。

库尔特:她对我说话了。她隔着车窗对我说话了。我想她说的是“我爱你”。

库尔特看着坐在前座上的史蒂夫和妹妹。他们对他的浪漫遐想表现得很不耐烦。

库尔特:你们俩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是一件事吗?你们没有一点儿浪漫、没有一点儿激情吗?她……那个人,她需要我,在大街上开车游荡的那个她,需要我啊!在拐角处你们能停一下车吗?

劳丽回头看了他一眼,十分怜悯他这充满诗意的幻想。库尔特坐在后座上摇着脑袋。

停车场。

大个子约翰将他的黄色福特车倒着开进“鼎盛掉队车隐蔽公司”的停车场。这是全城看女人的主要地方。一个戴着大墨镜的小伙子的车正好和他挨着。他们看见一辆史蒂贝克车驶过,车中有一群嘻嘻哈哈的姑娘。

约翰:哦,哦。我回头再来。

小伙子:是“鳄鱼”呀。

约翰打开车灯,把他的福特车三下两下驶进街上的车流,紧跟在史蒂贝克车后。约翰加速,与之并行。坐在前座的姑娘把车窗摇下,约翰咧嘴笑笑,向满车的美妞儿们打

招呼——

约翰:嘿,你们是新来这儿的吧?你从哪儿来?

姑娘甲:特洛克。

约翰:特洛克?你认识一个叫弗兰克·巴特利特的小伙儿吗?

姑娘甲:不认识。他在特洛克上高中吗?

约翰:啊,那是过去的事了。他现在去泽西城了。

姑娘甲:你也是去泽西城吗?

约翰:对啊,当然了。

姑娘甲:喂,对了,你认识小伙子菲利普斯吗?

约翰:对啊,当然认识了。我曾跟他是一个班的。

姑娘甲:他现在可了不起了。

约翰:你愿意跟我乘车去兜一会儿风吗?

姑娘甲:对不起,不行。我有主儿啦。

约翰:喂,跟他算了吧!

姑娘甲:那可不成。

约翰:你是和一大群女孩儿一起兜风。嘿,车上别的人,谁愿过来?谁愿过来和我去兜风?

姑娘们唧唧喳喳地笑着。其中一个姑娘在车的后窗伸出一个乳罩,车中的姑娘们爆发出一阵疯笑。姑娘们想超车,可是约翰紧紧地跟着她们的车行驶。

从唧唧喳喳的议论声中,发出一个细噪声——

卡罗尔:我走,我走……我这儿有的是地方。那么多人坐在一辆车里太危险。警察看见了,就有你们好看的了。你们不用害怕,我像小猫一样无害。

姑娘甲:喂,朱迪的妹妹愿去你那边儿。行吗?

约翰(笑着):行啊,当然行。朱迪、他妹妹、他妈,谁过来都行。我统统拉。听着,咱们再往前,开到前面的那个红绿灯时停车。等咱们开到那里时准是红灯。成不成呀?

姑娘甲笑笑,点点头。约翰对她使了一个眼色。

约翰:你整天老跟他一个人在一起,难道不觉得厌烦吗?我可要下手抢了啊。

两辆车在红绿灯处停下。从史蒂贝车上跳下一个姑娘,从后面跑向约翰的黄色福特车。在变灯之前,她就打开车门匆匆上了约翰的车。史蒂贝很快开走了。约翰换挡,回头向上他车的人笑笑。这时,收音机里播送的是狼人杰克的节目《将会成为胜利之日》。

约翰:这么说,你是朱迪的小妹妹喽。

卡罗尔·莫里斯摇摇头。她才13岁,人见人爱。她身穿蓝色牛仔褲,脚踏帆布运动鞋,一件绘有“杜威·维伯冲浪板”的T恤衫垂到膝盖。约翰似乎微微吃了一惊。

约翰:哦,妈的——你多大啦?

卡罗尔:很大了。你呢?

约翰:比你大多了。

卡罗尔:你没那么大。

约翰:听着,听着,我想你最好还是回去和你姐姐坐在一起。喂,嘿?她们都哪儿去啦?她们都回去了?这只是说着玩的,对不?因为我没带你兜风,所以只是开个玩笑。

卡罗尔:但是是你叫我过来的。怎么啦?我长得太丑了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朱迪她不愿让我跟她在一起,现在你也不想让我在这里。没有人想要我……连我妈妈和爸爸都讨厌我。人人都讨厌我。

约翰:没有,没人讨厌你。我没有讨厌你。只是我觉得……你太小了。

卡罗尔:我不小!如果你轰我出去,我

就尖声大叫。

约翰:好啦,好啦,乖乖呆着吧。这里不需要尖叫声。我们想点儿别的事情。(看见她在擦眼泪)找到你姐姐用不了太长时间。

突然,就在他的车旁响了一声汽车的鸣笛声。约翰朝那辆车看去——

画外音:嘿,约翰,你今晚哪儿去了?

约翰:哦,妈的,喂,快蹲下!

约翰揪住卡罗尔的脖子,把她按到自己的膝盖上,不让人看见她。约翰向从他车旁驶过的另一辆车里的人微微挥手——

约翰:嘿,够酷的……

卡罗尔的头被按在他的膝盖上,她扭头看他。

卡罗尔:喂,这就是人们说的撞上警察的感觉吗?

约翰跳起来,松开了她,好像被烫了一下似的。

约翰:不,不。决不是。再不要说这样的话了。天哪……

他这时已然出汗了。

卡罗尔:你叫什么名字?

约翰:要是有人瞅见了你,可就糟了!

史蒂夫的 58 型雪维车在 G 大街上行驶。

特里继续在主要街道上开车,他懒散地低坐在刚得到的这辆车里,表情冷漠。狼人念他的歌曲名单的时候,他理了理垂到眼前的几绺卷发。特里驾车经过一辆正起动的汽车。在它翘起的前盖周围围着一群口吐脏话的小伙子。特里开车和一辆拉着两个姑娘的福特车并列行驶。为了引起邻车中的姑娘们的注意,他故意让马达发出响声。果然,他刚一这么做,那辆汽车的车窗就摇了下来。他们却抛给他一个下流手势,他只好让他们开过去了。

特里在红绿灯处停下来。挨着他的是辆 56 型福特车。不但车能与其媲美,开车的小伙子也比特里年轻。

特里:你哪儿弄的这车,小伙儿?

小伙子:反正比你厉害。

特里弄响马达。福特车也弄得很响。双方在斗气。这时,向左拐的绿灯亮了,特里另一侧的小车开走了。等他反应过来时,他的车已经闯过红灯蹿到了十字路口当中!特里赶快换挡,退回原来的位置。那个司机冲他咧嘴笑笑。特里脸红了,很是尴尬,又发动了两次他的雪维车,集中注意红绿灯的变换。

绿灯亮了!那辆福特车先开进了十字路口。特里猛踏油门,却发出一声碾碎东西的声音;他赶紧让车向后退,又撞到了一辆大型别克车。特里蒙了一会儿,才想起自己忘了换挡了。他慌忙去推成第一挡。在看过车的损坏情况后,一位相貌堂堂的先生来到他的车窗前。特里本想逃逸,可是在惊慌中车子熄火了,他拼命地启动车。

那位年长者:对不起,我想咱们出了事故了。

特里:啊,他妈的,我这次不告你,但下次可得注意点儿了啊。是不是?

特里怒气冲天地吼叫着开车跑了,丢下那位先生站在路中间满脸沮丧。在他身后被堵的车开始又是鸣喇叭,又是叫骂。

二手车售车场。

特里在一个二手车售车场前把车停下,跳下车去查看史蒂夫这辆雪维车的损坏程度。他擦拭着后挡泥板上的一个小伤痕,但伤痕并不消失。他往上啐了口唾沫。这时,一个腆着肚皮的精明的汽车推销商小步跑过来。

汽车推销商:你这辆车,我会实际上按

一辆新柯威特车的价格给你 525 美元……这是这种车的最高价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它比这种漂亮的柯威特车的最低价格还低百分之十呢。我说的是只低了 98 美元,是每个月 98 美元。我怎么才能让你接受这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报价呢?实话跟你说吧!我是被迫要尽快把停车场上所有花里胡哨的车全部卖掉。这是老板的命令!他不想耍这些车了。我认为这样做不对,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

自打这个推销员看中他这辆雪维车,特里就担心了。当推销员硬拽他去看一辆柯威特车时,他更是吓坏了。特里最终挣脱开推销员的纠缠,跳进自己的车里。当他开车逃走时,那个推销员还在没完没了地唠叨着。

高中的体操馆——“舞会”。

穿着红色夹克运动衫的赫尔比乐队和啦啦队把他们的杰作以通俗的形式表演出来——

乐队和啦啦队: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

这就是舞场!

镜头从乐池后拉,人们看到的是杜威中学高中部的体育馆——篮球筐上的球网带着饰物在来回摆动,场上的灯从高处降到只有人的半身高,声音嘈杂;打了蜡的地板上蹦蹦跳跳着穿长袜的长腿。一群热情似火的青年正在进行一项古老的仪式——跳舞。

当乐队在凸起的台子上奏响时,这成百的人舞着、摇晃着。在木制看台上的小伙子们只看见场内一大片东西在旋转和盘旋,其中有马尾辫和鸭尾发型,开领很低的衬衫和

牛仔衫,还有在背后带小皮带的羊毛衫。

在女盥洗间——

劳丽站在一面镜子前。她身后站着一队女孩儿。她理了理头发,十分沮丧地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身边的女子是佩格·富勒。她是一个靓丽的啦啦队队长。

佩格:嘿,你怎么这么不高兴啊?不出一个星期你就会把他忘掉的。听我的,等你当选了校花,保管会拥有成队的追求者——

劳丽:我不愿和任何人一起出去了。

佩格:劳丽,我知道那种难过劲儿,但是你不能……还记得伊芙林·切尔尼克的事吧?当麦克去当海军时,她神经崩溃了,行为怪异,跑得比公共汽车还快。

劳丽: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和他在一起。

佩格:劳丽,嘻嘻……算了吧。

男盥洗间——

一排洗手池的俯镜头。男孩子们同女孩儿们一样,也在专心致志地做他们的发型。有的人在整理鸭尾式头发;有的在把直垂式发型弄得油光发亮;为了头发不变形,还有人正往平板的发型上涂发蜡。

史蒂夫:那是什么?

埃迪的一只手往下一哆嗦,藏起了一件东西。

埃迪:什么那是什么?

史蒂夫转身拉起埃迪的那只手——

史蒂夫:嘿,治青春豆的化妆药膏!(笑)等等,我告诉大家伙儿,嘿,埃迪他……埃迪:唉呀,史蒂夫——别。别说出来呀。

他抢回化妆药膏,史蒂夫还在笑。他慢慢停下来,又看看镜中的自己,发现自己脖子上有什么东西,便扭头看了看——

史蒂夫(平静地):让我看看那玩意儿。

埃迪递给他那管东西,史蒂夫用它往脖子上轻轻搽了搽。

埃迪:你明天就走吗?

史蒂夫点点头。

埃迪:你和劳丽订婚了吗?

史蒂夫:没,但是已经明确了。我们今后仍会在一起,但是谁都可以和别的人约会。

埃迪:你可要抓紧——我听说大学里女生都被分光啦。

突然,一个声音大叫“一、二”。他俩循声望去,看见在每个厕所隔间都有一个男生在喊“三”时,敲一下抽水马桶。随后就听见抽水的声音。忽然,又听见水管破裂有水漫到地上的声音。坏了!那些小伙子全部冲向每个隔间的门口,笑着互相打逗。

高中体育馆。

小伙子们乱哄哄地冲出厕所的大门,突然全都冷静下来了。一个一脸严肃的教师轻轻颠着脚跟儿无言地看着他们。男生们四下散去。史蒂夫和埃迪碰到从女盥洗间出来的劳丽和同她在一起的佩格。他们瞅着在赫尔比乐队演奏的《她是如此美丽》的低沉乐声中跳舞的人们。

史蒂夫:过来。

劳丽:过来干嘛?

史蒂夫:一起跳舞。

劳丽:我不跳。

史蒂夫:劳丽,我想跳舞。

劳丽:谁阻拦你跳啦?

埃迪和佩格在一旁听着和看着。史蒂夫冲他俩笑笑,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似的。他瞪着眼睛盯着劳丽——

史蒂夫(压低声音):劳丽,我想这是三个月中咱俩在一起的最后一夜了,你真的不想和我跳舞吗?

劳丽:多么多情啊。你圣诞节就回来了。

史蒂夫:我不等圣诞节,现在就想跳。

他去拉她的胳膊,她挣脱开——

劳丽:别把你的虱子传给我。

埃迪和佩格在一旁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史蒂夫再次冲他们笑笑,然后向前俯身对劳丽耳语……

劳丽:一边儿去,离我远点儿,你碰到我脸了。哪怕体育馆里只剩下你一个人,我也不和你跳舞。

埃迪:嘿,佩格,我想咱俩可以一起跳舞。

佩格:不,这会儿不合格吧。

劳丽:埃迪,我和你跳。你不在乎吧,佩格?

她拉起埃迪的一只手,让史蒂夫去跟佩格生气。

佩格:乔学院罢课了。

史蒂夫虚情假意地应付了她一下,然后就看着埃迪和劳丽笑着跳起《散步舞》。整个体育馆在协调一致地“散步”,好像和着某支陌生的军乐起舞。

高中部走廊。

《散步舞》的音乐从体育馆飘到空荡荡的校园大厅里。库尔特双手揣在口袋里一路走来。他最后走到排满上了锁的柜子的昏暗的走廊,慢慢找到2127号锁,然后停下脚步。他笑了一下,然后开始核对这把锁的号码:向右,然后又向左,再向右。库尔特敲击柜门。门开不开。已经换过锁了。他耸耸肩,走出了走廊。

高中体育馆。

远处是正在行走的库尔特。在他前面有一队小伙子在拍手喝彩。有一对男女夹在他们中间跳着《散步舞》。这时,库尔特听见有人喊他——

沃尔夫先生(画外):嘿,库尔蒂斯!

于是库尔特转身走向一位年轻的教师。这位教师就是沃尔夫。他正被一群爱慕他的(和想升级的)女学生包围着。沃尔夫穿着一身长春藤名校服装,年约二十四五岁,比他的学生大不了几岁。

沃尔夫:库尔蒂斯,过来,帮帮我怎么样?我被包围了。

一个姑娘:您不跳舞吗?跳吧。

沃尔夫:不会,我特想跳,可是我真的不能跳。我是说,如果辛普森老先生正好路过这里,看见我和你们当中的一个性感的小东西——哦,失言了……你们中的一位女士在一起,他非打我屁股不可。

众女生:哈!哈!哈!

姑娘们咯咯地笑了。沃尔夫先生冲库尔特耸耸肩,然后走向一扇门。库尔特跟上他,两人走进黑夜,甩开了那群女生。

体育馆外。

库尔特和沃尔夫走出体育馆。沃尔夫看见有两个男生躲在黑暗的地方偷偷吸烟,还在笑。音乐已换为《九月见你》。

沃尔夫:嘿,沃伦。别抽了,二位先生,回屋里去吧。掐了烟,一块儿走吧。

库尔特(微笑着从口袋中取出一盒香烟):小伙子们……来一支吗?

沃尔夫(抽出一支烟):行啊。嘿,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库尔特:没,还没有走。(找火柴)我没带火柴。

沃尔夫拿出一盒火柴,把两个人的香烟点燃。他们走过一道链式篱笆,经过教室没有灯光的百叶窗。

沃尔夫:哥儿们,我怎样才能让人别找我跳舞?你能给我点儿忠告吗?……你要回东部去,是吗?哥儿们,记得我走的那天

晚上,走之前喝得昏天黑地。正是——

库尔特:烂醉如泥。

沃尔夫:烂醉如泥。的的确确。第二天一整天都在火车上呕吐。

库尔特(咧嘴笑):该!太活该了。你又到哪儿去了?

沃尔夫:佛蒙特州的米德尔斯伯里。拿了一个奖学金。

库尔特:只上了一个学期。

沃尔夫(笑着点点头):是一个学期。一上完我就回来了。

库尔特:为什么?

沃尔夫(耸耸肩):显然,我是那种没有竞争力的人。我不知道……也许我是被吓坏了。

库尔特:哦,你知道,很可能我也会发现自己是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人。

沃尔夫:你这是什么意思?

库尔特:唉,我真不知道我会怎样。

沃尔夫:嘿,现在——就别犯傻了。去吧。去体验生活。挺有趣儿的,库尔蒂斯。

这时从阴影中传来一声呼叫——

简(画外):是比尔吗?

他们回头看见一个姑娘从一个门洞里跑出来。沃尔夫先生认识简。她是他的学生,可是他什么话都没说。

简:唔,是沃尔夫先生啊。我可以跟您谈几分钟话吗?(朝库尔特笑笑)嗨,库尔特。

库尔特:简……

他看了一眼沃尔夫。沃尔夫似乎有点儿尴尬。沃尔夫伸出手——

沃尔夫:总之……祝你好运,库尔蒂斯。

库尔特(跟他握握手):嘿,以后再见。多谢多谢。

库尔特返身走回体育馆。他中途回头望了望沃尔夫,看见他和那个姑娘站在阴影

中悄悄说着话。库尔特回身走开了,但在就要走到体育馆时,他又突然停下了脚步。他看见在停车场上一排排小汽车当中有一辆白色的雷鸟。他朝那辆车走去,走了几步后又变成了跑步。在那车的前面坐着一个金发女郎,她正在探出身与一个小伙子说话。库尔特探过身体去看那个自己的梦中人。但是当那个女郎转过脸时,他才知道自己认错了人。那女郎的男友瞪了他一眼,把他当成了窥视女人的小流氓。库尔特强作笑容,失望地离去。

32 型黄色福特车在主要街道上行驶。

这辆黄色福特车平稳地行驶在大街上——一盏盏街灯在它上了漆的前盖上闪过,它优雅地几乎擦着每个拐角驶过。在车里,卡罗尔瞥了一眼约翰,笑了笑。狼人还在收音机里嚎叫——

狼人(画外):现在是狼人的专题节目。喂,是一帮叫“沙滩男孩儿”的新人乐队唱的歌。我预言他们要成功还得走很长的路。这支歌叫《冲浪游》。

卡罗尔口中不停地说着自己小时候和小朋友们经历过的冒险故事,约翰根本就没听进去。

卡罗尔:这样我们第二天就发现了他们存车的地方,带上弹药去了。

约翰:你们没有家庭作业吗?

卡罗尔:不用你操心——我妈妈做呢。总之,他还以为他得手了。他发动了车,却不能够透过挡风玻璃窗看见前方……于是就晕头转向地径直开进了灌溉渠,这就热闹了。(约翰奸笑了一声)我还得到了点儿东西,也就不想再拿什么了。

她拿出一个罐装的压缩剃须膏,朝着他的鼻子一喷。他抹掉喷在鼻子上的剃须膏沫,情急之中碰响了车喇叭。

约翰:嘿,看着点儿!天那!太谢谢你了。(怒视着她)嗨,开车可是件严肃的事。我可不想因为你出车祸。

卡罗尔吐了一下舌头,便缩到她坐的那个角落。

约翰(看了她一眼):算了,算了,别让我不高兴就行。我警告你。

卡罗尔:饶了我吧,凶手。

他瞪了她一眼,她马上闭上了嘴。收音机里还在播放《冲浪游》。卡罗尔随着乐曲扭动身体,约翰关掉收音机。

卡罗尔:你干嘛?

约翰:我不喜欢什么狗屁冲浪。自打巴迪·霍利死后,摇滚乐就一直走下坡路。

卡罗尔:你不认为“沙滩男孩儿”很了不起么?

约翰:你才认为呢,你这个丑陋的小讨厌。

卡罗尔:丑陋?你这个大香肠,我要是有男朋友,他准会揍你一顿。

约翰(看着后面的反光镜):行啊——哈,噓,霍利斯坦!

她回头看见后面跟着一辆警车,警灯在车顶闪闪发光转着。

卡罗尔:好,警察。我要告诉他说你要强奸我。

约翰放慢车速,停下——

约翰:啊,别,别,可别。

卡罗尔:已经过了我的宵禁时间。我要告诉我才多大,我父母不知道我外出,而你想强奸我。小子,你吃不了兜着吧。

约翰(看着她):嘿,哈,真的什么也不要说。

卡罗尔(看着他):那你得说“我是一个色鬼。卡罗尔不丑陋,她很美。”

那个警察敲着约翰的车窗。约翰抹了一把脸。

卡罗尔: 说呀, 不然我就跟他说啦。

约翰(轻声地): 我是一个色鬼。卡罗尔不丑陋, 她很美。

卡罗尔: 很好, 我会考虑这点。

正开过去的车里传来《江洋大骗子》的歌声。约翰摇下车窗。他看看那个傲慢的警察。

霍利斯坦: 你去哪儿啊, 米尔纳?

约翰: 回家, 先生。

霍利斯坦: 你刚才去哪儿了, 米尔纳?

约翰: 刚才么, 看电影去了, 先生。

霍利斯坦: 米尔纳, 你八点钟时并没有在第十二大街和 G 大街呀, 是吧?

约翰: 是的, 我刚才不是说我看电影去了吗?

霍利斯坦看着他, 然后走到后面去看他的车。霍利斯坦只比约翰大两岁, 但是仅仅几年, 那身制服就把他们隔离开了。

霍利斯坦: 喂, 米尔纳, 我拦下你的理由是因为你车牌右边的灯没了。(打开违章记录簿) 我得记录下你的这个问题。米尔纳, 你开的这辆车的前端好像低了一些。

约翰: 不, 不低, 先生。12 英寸半。正常的尺寸。已经检查过多次了。你愿意的话, 可以再查一次, 先生。

霍利斯坦瞪了他一眼, 俯身从车窗看了看里面。

霍利斯坦: 你看你看, 米尔纳。

约翰: 是的, 先生。

霍利斯坦: 喂, 米尔纳, 你不能拿法律开玩笑啊。

约翰: 是的, 先生。

霍利斯坦: 我们知道今天晚上出事的就是你。我们有你这辆车的详细描述。我本来可以立即追上并让它停下。但我没有那样做。你知道为什么吗, 米尔纳? (约翰摇摇头) 因为我想抓你个现场。我这么做, 你

就没法抵赖了, 那是对你好。生日快乐, 米尔纳。

霍利斯坦把违章罚款单从窗口丢进车里, 掉在约翰的膝盖上。他返身回到他的巡逻车里。在他的车走远后, 约翰才敢说——

约翰: 谢谢你——饭桶。

卡罗尔(看着他): 你是一个标准的法学博士。

约翰: 这个, 放在那边的 C. S. ①字母下的文件里。

卡罗尔拿起罚款单, 打开车内的小贮藏柜。

卡罗尔: C. S.? 什么意思?

约翰: 鸡屎的简称——对, 就是这个意思。

卡罗尔: 哈, 哈……

当她打开小贮藏柜看见里头已经有了一大堆乱糟糟的罚款单时, 显然吃了一惊。那辆警车又开到他们车旁。约翰轻叫了一声, 一踩油门, 把车开进马路上的车流中跑了。

史蒂夫的 58 型雪维在主要街道上行驶。

特里张望着, 体会着自己拥有这辆车的感觉。他挂上慢挡, 在红灯前停下。一辆样子十分难看的 55 型黑色雪佛兰车徐徐靠近他的车旁。开车的鲍伯·法尔法身边坐着他的嚼着口香糖的女友。她几乎坐在了他身上。特里踩油门, 故意挑逗那辆 55 型雪佛兰车。鲍伯·法尔法连看都不看这边一眼。他也踩响油门, 发出好像是一架波音 707 飞机在发动的巨大声响。特里大吃一惊, 立即停止发动他的车——感到败阵了。他朝那边望去, 正好看见法尔法女友脸上洋洋得意

① 即公职服务。——译者

的表情。

女友：他是不是最好的？

特里不说话，鲍伯·法尔法从那边向他瞪着眼睛——

法尔法：嘿，你认识这儿一个开一辆破黄色福特车的——一个赛车好手吗？

特里：你说的是约翰·米尔纳吗？（法尔法慢慢地点点头）嗨，谁也比不过他，伙计。他是跑得最快的——

法尔法：我也天下无双，笨蛋。是不是？

特里：是……

法尔法：嘿，你见到米尔纳的话，告诉他我正在找他呢。听见没有？告诉他我要把他的驴子挤到马路外头去。

女友（又露出一副傲慢的笑容）：他是不是最好的？

特里什么话也不说。法尔法突然发动车走了，又一次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响，留下特里在原地瞠目结舌地看着他绝尘而去。特里启动他的 58 型雪维车，以常速开走。

收音机里传出《几乎长大》，特里将车缓缓驶过亮着灯光的商店。坐在他漂亮的新车里，睁大眼睛，恨不得把一路上看到的東西全都收入眼中。他在一个十字路口绕过一个追尾事件。当时那里有两个小伙子和两个姑娘在呼叫。

这时，他突然看见一个步行的单身姑娘。他吃惊地张着嘴，车速慢得有如爬行。一头金发的德比 19 岁了。她穿着蓝白相间的意大利面条式花纹的连衣裙，正沿着路边漫步。特里踩响油门，可是她对此毫无反应。他加速从她身边经过。

特里：多俏丽……多么俏丽的美妞儿啊……“狼人美妞儿”，她是我的一切。

特里提速超过她，把车开过一个街角停下，又开始想办法。他迅速抽出口袋里的小

梳子，理了理发型，然后气定神闲地坐在座位上。好像在说“好么，小妞儿，我就在这儿呢——詹姆斯·迪恩又活了！”

他一踩离合器，连着发动了两次马达，全都失败了。德比正在他后面走着，她前方有几个面目可憎的摩托车手把车停在路边沿。在特里先经过他们时，一个特别邪恶的车手甚至扭头看看他。特里踩响油门绕过了这群人。

特里：洁身自好啊，小妞儿，别让这群臭虫沾染上你。狼人，请不要让这些臭虫沾着她……请。

德比从那些摩托车手前面走过时，他们按响车喇叭，起哄，发出猥亵下流的叫声。从嘘声和德比的反应里似乎可以知道，她在许多男孩子中已是一个“著名”的姑娘了。她根本不理那些摩托车手，继续走她的路。特里的车尖叫着再一次拐出街角。他的车跟着她走，再次与她的步行同速行驶着。他们俩一会儿她走在前面，一会儿他走在前面。如此几回，但她根本就不抬头看他一眼。

特里：嗨！（他压低嗓音）嘿，buenos noches? ①不需要送一段吗？夜色这么好，散散步好吗？你知道约翰·米尔纳吗？库尔特·亨德尔逊呢？你真的不想坐车去哪儿兜兜风吗？有人告诉过你长的特像康妮·史蒂文斯吗？

这句话让她停下脚步。她转过身——特里刹住闸，车“嘞嘞”响着停住。

特里：真像！我说对了！太像康妮·史蒂文斯了。我见过她一次。

德比：你真的见过她？

特里：真的。在迪克·克拉克主持的一个节目里。

① 西班牙文：晚安。——译者

德比慢慢朝他的车走来——

德比：你真的觉得我很像她吗？

特里：太他妈……对不起，我的意思是我决不是光给你说好听的。你就是像康妮·史蒂文斯。你叫什么名字？

德比：德比。我一直认为我长得像桑德拉·迪伊呢。

特里：哇，是呀——你也很像她。

德比：这是你的车？

特里：对。我叫特里——他们都叫我老虎特里。

德比：这车的样子真的挺酷。

特里：你在哪个学校？

德比：杜威——这车能加速吗？

特里：啊，能，它有一个带六个斯特龙伯格的327雪佛兰引擎。

德比：呜——能折叠并卷起。我就喜欢布料那种能叠卷起来的感觉。

特里：你喜欢吗？

德比：喜欢。

特里：那好，你过来进去——我让你感受感受那种感觉。我是说，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摸——（他立即意识到由于紧张说走

了嘴）我是指布料啊。

德比：对呀。

特里欢欣鼓舞。他从车里出来，德比侧身趁势坐到司机旁的座位上。特里又进入车里，坐在她身边，并“砰”地一声关上车门。他俩并肩坐在一起，好像真是一对情侣。特里有一点点紧张。

德比：快走吧。

特里：什么？

德比：快走吧。我喜欢小伙儿开快车。

特里点点头，扳动离合器，发动马达，汽车发出高频叫声，然后启动了。车轮扬起尘土，尖叫着，弹射似地驶去。车尾晃动着，差些擦着另一辆二手车；瞬间便消失在主要街道上。

高中体育馆，舞会。

在舞台上，乐队处在五分钟的休息时间。见有女生在场，他们全都摆出硬汉的冷淡表情。学生会秘书长在麦克风前宣布声明——

秘书长：那支大乐队来自斯托克顿，请给我们演奏一回吧。



话音未落,就响起了掌声。

秘书长:我们还要感谢达比·朗登,是他为我们做了这么漂亮的装饰。

又是一阵掌声。史蒂夫和劳丽站在人群中。两人正在生气。

劳丽:你现在就离开,我都不在乎。

秘书长(对着麦克风):现在宣告,下一个舞将是滚雪球舞,领先起跳的是去年的班主席史蒂夫·博兰德和今年的啦啦队队长劳丽·亨德尔逊。

又是一阵掌声。人群中发出欢呼。舞台照明灯的蓝色光柱在舞台上寻觅,然后停在史蒂夫和劳丽身上。他俩当时正在发生争论。

史蒂夫:你怎么能这样!你也太不像话了……

劳丽被舞台照明灯晃了眼,才知道大家正在看着他俩。

劳丽:啊,天哪!过来。

史蒂夫:怎么啦?

劳丽(朝舞池里拉他):啊,史蒂夫,请,大家都在看着呢。笑一笑,或者……

他俩起舞。

当劳丽把他拉到舞池中时,史蒂夫苦笑了一下。留声机的唱针先发出“刺拉”声,然后便传出《烟迷了你的眼睛》,这时史蒂夫和劳丽已在舞池中央跳舞了。但只有他们这一对舞伴。其他人在静候,正在生成的薄雾很快就会把这对少年舞伴隔开。而正在跳舞的史蒂夫和劳丽还在争吵着,不过是在小声地争吵。

劳丽:你以为我很在乎你离开。你以为我会号啕大哭。你想得倒美!

史蒂夫:别说了,小点声。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首先约你出去。

他拉住她搁在他下巴上的手,把它拉到自己身后,然后紧紧搂住她的腰。

劳丽:你约我出去?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你连垃圾都忘记倒了……是我约你出去的,记得吗?

史蒂夫:你说什么呢,是你约我出去的!

劳丽:“落后节”那天——记得吗?是我等你来约我——过了俩星期你都没给我打电话。

史蒂夫:我那时太忙。

劳丽:你是胆怯。这是戴夫·奥博勒告诉我的。后来你约我出去过三次,但你为什么一次也没有吻我。

史蒂夫:这个……我……

劳丽:你胆怯了。是吉米·凯勒告诉我的。我甚至问我爸爸你没有吻我的原因。

史蒂夫:你老爸!你也太过分了。

劳丽:他说他认为你很聪明,也许你是想过一会儿再吻我。(他痛苦地呻吟)你当然不是了。我必须说。你记得那次野餐吗?

史蒂夫:在峡谷的那次么?

劳丽:好哇,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就是头一次,在湖上的那一次。就是在那儿,你头一回吻了我。

史蒂夫(平静地):我记得。

他俩继续慢慢地跳舞。劳丽忽然哭起来,又恨自己太软弱。史蒂夫松开搂抱,看着她。

史蒂夫:怎么啦?

劳丽:倒霉。

他把她抱得更紧,在舞池中只有他俩旋转跳舞,其他人在静静地看着他们。体育馆里回响着《烟迷了你的眼睛》的乐声。

体育馆外的停车场。

库尔特倚在停车场上一辆汽车上。他抬头望着星空,听着从体育馆里飘来的音乐声。

温迪:你干什么呢?偷车盖儿呢?



夫和劳丽互相抱着,几乎不动了。他吻她,长时间吻着她,然后继续跳舞,直到一个矮个子秃顶的教师进来捅了捅史蒂夫才停下来。

克鲁特先生:好啦,好啦,博兰德,歇一会儿吧。你应当知道规则。你和你跳累了的女友想干什么,去

别处干吧。

温迪是一个黑头发的漂亮姑娘。她悄悄靠近了库尔特,也倚在那辆车身上。出现片刻间尴尬的沉默。这是两个曾经亲密的人在感情发生变化后,重逢时常会出现的局面。

库尔特:嘿,你好,温迪。

温迪:你过得还好吗?

库尔特:好,很好。你过得怎么样?

一声汽车喇叭声,温迪朝就向左近的一辆德国大众车转过身去。

温迪:我来是等一位密友的(又朝库尔特转过身来)。她有自己的车了。嘿,我还以为你上学去了呢。

库尔特:嗯,也许罢……也许。

温迪: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库尔特。咱们从前一起处了那么长时间,你竟然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好了,我要走了。

库尔特:嘿,温迪,你去哪儿呀?

温迪:没地儿可去。

库尔特(朝她笑着):那,你在乎我跟你一起去吗?

温迪(动情地):好吧。

库尔特:好吧。

他们一起奔向那辆德国大众,进到车里。

体育馆里面。

舞会即将结束,照明灯都已降下。史蒂

夫厌恶地瞅了他俩一眼,走了。

史蒂夫:嘿,克鲁特!

那位教师回过头来,很惊讶他没有叫他“先生”。

史蒂夫:你为什么不去吻一只鸭子?

克鲁特睁圆了眼睛,返身走回来——

克鲁特先生:什么?你刚才说了些什么?

史蒂夫:我刚才说去吻一只鸭子,花岗岩脑袋。

克鲁特呆住了,其他人也停下跳舞来看

着。

克鲁特先生:博兰德,……你小心。你星期一不要来了。滚蛋吧!

史蒂夫(大笑):我上个学期已经毕业了。

情况在瞬间完全变了。克鲁特先生勃然大怒,但又无可奈何。他最后只好怒气冲冲地一走了之。史蒂夫,劳丽和在场的人全都笑了。

史蒂夫(对劳丽):穿上你的鞋,趁还没被人家赶走,咱们自己走吧。

体育馆外的停车场。

史蒂夫和劳丽走向她的爱泽尔车。背

景音响是狼人杰克在接听一个听众的电话:

听众(画外):喂,狼人吗?

狼人(画外):你是哪位?

听众:我是威尔德·维拉德。

狼人:请稍候,让我脱了裤子再说……你懂吗?

史蒂夫打开车门,然后转过劳丽的身子,吻她。

史蒂夫:我们为什么不去灌溉渠那儿呢?

劳丽(明知故问):去干嘛?

史蒂夫:侧过身,你知道,我在那儿也可以对你粗暴粗暴。

劳丽:是呀,狠狠地粗暴。

她吻着他,两人进到车里。他们从车里出来的时候,收音机中狼人和那个听众还在对话。

狼人(画外):先生,我把它围在我的膝盖上,把我的裤子系紧。紧的我都解不开了……好了,好了。我现在都可以跳舞了,先生。

可以听见《小宝贝儿》的乐声,狼人和着它的节奏跳起狂乱的祈雨舞。

史蒂夫的58型雪维车行驶在主要街道上。

特里这会儿不仅样子很酷,而且很酷地和着收音机唱着歌。身边坐着一个姑娘。感觉良好。

特里慢慢地伸出一只手臂去搂她,但车到了他必须把持的时候,他不得不换挡。他们的车经过一些男孩子。他们车对车地互喷水枪。

特里:告诉你,我也在杜威上学。

德比:我从没见过你。

特里:我老逃学。毕业后,我想去当海军。

德比:海军的军服棒极了。可是万一打仗怎么办?

特里:带上炸弹,谁先用呢?大家一块儿完蛋呗。反正啊,我得上前线。我像个适宜上战场的人,你说呢。一旦投入战斗,我就……

德比:我爱埃迪·伯恩斯。

特里停住他的话头,使劲想像他们的谈话谈到哪里了。

特里:埃迪·伯恩斯……啊,对呀,埃迪·伯恩斯。我见过他一次。

德比:你真的认为我长得很像康妮·史蒂文斯?我喜欢她——图依斯戴·韦尔德更像一个“垮掉的一代”,你怎么看呢?

特里:对,“垮掉的一代”都是一些失意者。

德比:你喜欢他们中的谁?我是指歌手。

特里在她不觉之中已伸出一只胳膊搂住了她。

特里:啊呀,你喜欢的那些人我差不多都喜欢。

德比(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太好了,我们俩的共同点太多啦。

他俩开始和着收音机一起唱起歌来。突然,她把一只手放到他的腿上。

德比:你知道我此时此刻最想的是什么吗?

特里差点做出一个连环漫画中的“大喘气”。

德比:我最想的是一式两份查比查套餐。这不也是你此时此刻最喜欢的东西吗?

特里(平静下来):当然……

梅尔免下车饭馆。

看不到尽头的闪着灯光的汽车队伍还在延长。在小汽车的队列当中,特里把他的

58 型雪维车停在一个订餐扬声器旁。扬声器装在一个金属杆上。特里的上身探出车窗外,向通话机口授订餐指令——

特里:一式两份查比查克,一份墨西哥辣味鸽肉,两客法兰西炸排。

德比:还要两杯草莓可乐。

通话机:“吱吱”作响,然后用一种异样的声音快速答复他——

通话机:“扎客(查克),各入(鸽肉),考乐(可乐)。

特里(按按钮):等等。什么?喂?

通话机:扎客,各入,考乐。

特里:好,对。要快。

他们等餐的时候,好几个坐在不同车里的小伙子路过他们的车前时都与德比打招呼。一张粗犷的面孔突然出现在她所坐的窗口。他就是维克·洛齐尔。

维克:嘿,德比,我的温柔的小美人怎么样啦?

德比:滚开,维克。我不是你的什么小美人。

特里紧张地假装什么也没有听见。

维克:喂,算拉,亲爱的。所以我从来不会给你回电话。你知道,我一直很忙……

德比:三个星期……而且,我只用了一个晚上就看出你要是脑子好的话,不会老流鼻涕。

维克:嘿,跟谁说话呢?现在谁是你挂在外面的招牌?爱因斯坦吗?

德比:“老虎”还有聪明的时候呢。不像你。你那小心眼在想什么坏事情,我都门儿清……(她望向车窗外,向下望着维克的裤裆处)……它起来了……

特里:嘿,现在(声音嘶哑)我说,小子,你看这位女士显然不……

维克:嘿,臭小子,你想要一份膝关节三明治啦?

特里:啊,不要,我在等一式两份的查比查克……

维克:那就闭上你的臭嘴!喂,德比,哪天晚上我难受的时候再给你打电话。

德比:我不在家。

维克粗鲁地打了一个响鼻。德比擦着一根火柴,把火光移向他。他只好离开了。

特里:啊,你好像认识许多怪怪的小伙子。

德比:那个色鬼不是我的朋友。他就会勃起。所以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你不是他那种人。

特里:我吗?你真的认为我很聪明吗?

德比靠向他坐得更近些,把嘴凑到他的耳边——

德比:喂,我敢说你的聪明得足够给咱们弄到一些饮料。

特里:饮料?

德比:对呀。

特里:饮料……啊,对了。当然……(亲了他一下)是呀!酒嘛!不过这个地方人太多。

特里倒车,丢下经过空荡荡的停车场前来送餐的送餐员,开走了。

送餐员:先生,您要的查比查克,墨西哥辣味鸽肉和(盯着盘子)两杯草莓可乐,对吗?

57 型大众汽车在主要街道上行驶。

那辆白色的雷鸟车忽然在它前面出现。但是还没等它赶上去,雷鸟就超过一辆小汽车,消失了。从车中收音机里传出《一捻胡椒粉》的乐声。

在大众车里,库尔特坐在后座上,摇晃着司机座的靠背,冲着鲍比吼叫。温迪在前座坐在鲍比旁边。

库尔特:喂,那儿……你瞧见没有?快,

不然就追不到它了。

鲍比: 别对着我的耳朵嚷!

库尔特: 截住它, 截住它。

这辆大众牌小汽车拐弯, 却截住了一辆陈旧破烂的道奇车。所以又加速上了快行车道。只见那辆雷鸟在前面一个拐角闪过。

库尔特: 那儿, 就在那儿! 刚拐过去。

鲍比转弯, 听见有人按喇叭, 慌乱中她扳错了离合器, 撞到路边: 这辆甲虫般的车向前颠簸了一下。库尔特朝前撞到前座上, 温迪瞅了他一眼。

库尔特: 你把它丢了!

温迪: 你居心不良吧? 你明明知道鲍比不舒服就会流鼻血。

鲍比: 我不流鼻血! 你闭嘴!

库尔特: 又把它丢了。哈, 温迪, 我的老情人, 回这儿来, 安慰安慰我吧。

温迪: 你忧伤过度了。她是谁?

库尔特: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一定要找到她。

鲍比: 你认识她!

鲍比等待着库尔特心态平复, 沉默了一会儿。最后, 库尔特先开了口——

库尔特: 喂, 说, 她是谁?

鲍比: 你认识比曼先生吗? 他拥有爵士乐队和珠宝商店。

库尔特: 认识。

鲍比: 对, 就是他妻子。

库尔特: 可是居然她年轻貌美, 在第 10 大街兜风。你说的是另一个人吧?

温迪: 比曼先生没有那么老。

库尔特: 残酷的命运使我远离真正的爱情。我怎么才能认识她呢?

温迪(对鲍比): 你知道我的这位原男友要当总统助理吗? 这本应是个秘密, 可是他一生最大的野心是和肯尼迪总统握手。你想怎样在泽西城实现它?

库尔特: 也许我已长大了。也许我改变想法了。

温迪: 也许你就不想实现它!

库尔特: 也许你应该闭上嘴!

温迪: 也许我会……也许我不会。

库尔特: 为什么你不坐到后面来, 我们可以悄悄讨论这个话题。

鲍比(看见温迪正在考虑他的建议): 多谢你了。

库尔特: 你说话呀, 温迪。

她不说话。他们在一个红灯前停车。温迪望了一眼红灯, 突然跳下车, 又跳进后排座位。

温迪: 喂, 靠那边点, 我可不能坐在你的膝盖上。

她坐下后, 车开走了。库尔特和温迪在后排座位上轻轻地说话。他搂住她, 她瞪了他一眼, 但是并没有推开他的手臂。鲍比在反光镜里看见了这一切, 库尔特也发现鲍比在看他们。

库尔特: 去看詹姆斯的歌剧。

鲍比: 高深啊。

库尔特: 要是你不想去看加洛·达姆, 那就去喝一杯。

温迪: 随你的便。

库尔特看看她, 扭过她的脸。吻她, 同时伸出手臂搂她。两人互相亲吻。收音机里在唱《巴巴拉·安娜》。

这辆小汽车一闪便汇入大街上的车流。鲍比开着车。她既要偶尔瞥一眼车的反光镜, 还要注意前面那辆客货两用轿车。有一双腿在那辆车的后窗玻璃上来回点着舞步。

温迪挣脱开库尔特的嘴唇, 望望车窗外——

温迪: 我真傻。我很高兴你将留下来。也许咱们会一块儿上课呢。

库尔特: 也许。

鲍比(在前座):
看,那是基普·普尔曼
先生!他特帅。

温迪转过身,朝
前探着身子,笑着。
库尔特郑重地注视着
她,观察着她。

鲍比:你认识基
普吗?

库尔特:啊,谁?
认识。

鲍比:遇到他时,跟他说话。

库尔特:你想让我跟他说什么?

鲍比:随便……我就是想认识他。

他们把车开到基普的车旁,库尔特朝鲍
比所靠的车窗大叫——

库尔特:基普,好小子,干嘛呢?

基普:亨德尔逊,好久不见了。你现在
干嘛呢?

库尔特:没干嘛,就是想告诉你鲍比在
这儿呢。她陷进你的情网,不能自拔,她一
见你饱满的肌肉就打哆嗦……

鲍比把车开走,开到一个拐角处停在路
边的幽暗中。

鲍比:你这个混蛋,臭嘴,婊子养的!

她转过身子,用她的坤包打库尔特。

库尔特:饶命!等等。闹着玩的,闹着
玩的……鲍比,别忘了你会流鼻血的!

鲍比:你滚……滚出我的车!我讨厌
你。

库尔特:原谅我吧,好……温迪……我
这就走。

温迪大笑,库尔特从她身上爬过,下了
车。他一下车就拍上了车门。温迪重新坐
好座位,严肃地望着他。

温迪:库尔特,我希望在报到时见到你。
如果愿意,给我打电话。很高兴再次见到



你。

库尔特:再见。

库尔特看着车缓缓驶去。突然,他看见
那辆雷鸟车从街的另一侧开过来。

库尔特:嘿,妈的……那辆车!等一等!

大众车已经开走没影儿了,他只好跟在
雷鸟车后面跑步追赶。他跑到马路中间,充
耳不闻到处鸣响的汽车喇叭和过往的车辆。
镜头跟随库尔特移动。他好像一个蹩脚的
田径运动员在车流中奔跑,最终还是没能追
到他要找的那个姑娘和那辆雷鸟车。他越
跑越慢,最后停下脚步,站在斑马线上。驶
过他身边时,那些车只好放慢车速。车中的
男女搂着脖颈亲吻。

32 型黄色福特车在 G 街行驶。

约翰开着车。收音机里放着狼人的嚎
叫声。卡罗尔正在享受她的幸福时光。

狼人(画外):去,在跳舞中期待艳遇。
找到了美人……巴巴拉·安娜……嘿,把这
个奉送给在看“海底水族”的你们。

收音机里的哀怨变成歌曲《谁写了爱情
之书》。卡罗尔伸出两条腿放在汽车的仪表
盘上。约翰把她的腿扒下来。她就冲他嚷
嚷——

卡罗尔:我渴,都快渴死了。想要一小
杯十美分的可乐润润嗓子。用不了一分钟,
我就能喝……

约翰突然一刹闸,差点把卡罗尔摔倒。

约翰伸手打开了车门——

约翰:你刚才干嘛不买呀!现在去吧,再见,hasta lumbago(西班牙语:再见)。

她震惊了,盯着他,做出娇媚和无奈的表情。他扭头看着她,看见一滴泪慢慢淌下她的面颊。约翰不为其所动——

约翰:好吧,买一杯可乐,然后就回家去。

卡罗尔转忧为喜,关上车门。约翰又发动了车。

卡罗尔:没啥了不起,我想多会儿哭,多会儿就能哭。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但是维基教会了我。我敢说,你就不会。

约翰:别指望我啦。我现在能随时叫你吃一惊。

梅尔免下车饭馆。

约翰把车开进停车场,在一排排小汽车当中找到空位后才停下。他探出身按通话机按钮——

约翰(对通话机):一杯十美分的可乐。外加冰块吗?好,那就加冰块。

卡罗尔:谢谢让我白吃白喝。

她看了看四周,坐直身子,希望这里如果有认识她的人能看见她坐在约翰这么好的车里。

卡罗尔:啊,呸,我原来以为这儿会有几个我的朋友呢。

约翰:可能他们早就上床睡觉了。

卡罗尔:等等,迪伊在那儿。我希望她能看见我。

约翰:妈的,什么迪伊!

排成长队的汽车从他们面前经过。偶尔有人向约翰打招呼。一个送餐员端来可乐。这时一对男女开车经过,是艾尔和琳达。他们靠在车上笑着。约翰祈祷着他们

可别看见卡罗尔。

艾尔:嗨,约翰。喂,你是不是想在星期一焊接减震器架时,我能带来我的专业电焊机?

约翰:午前必须到。

艾尔:当然。嘿,你见过琳达吗?

约翰:没……嗨,啊,这是我的表妹,卡罗尔。我今天晚上在看小孩儿呢。

卡罗尔:看小孩儿!

她捶了一下约翰的胳膊。约翰扭住她的胳膊,她没能再打他。

约翰:哎呀……瞧见了? (冲着艾尔笑)打了我一晚上。孩子就是孩子。

她挣扎着要打他,把可乐泼了一车。他粗鲁地将她推搡在车门上。

约翰:看着点儿……妈的!你看,你看你……怎么就长不大呢! (又看看艾尔)我们总是处不好,一直是这个样子。

卡罗尔:你这个笨蛋傻瓜!

这次她差点儿真的要哭了。她跳出车外,跑到大街上去了。约翰擦拭他的车。艾尔和琳达惊呆地看着这个场面。

约翰:我们处得不是很好。你们看见我表妹的德性了。

艾尔:啊……啊。我星期一午前来见你。

约翰自言自语地骂人,没有几分钟,怒气就消下去了。他朝卡罗尔跑掉的方向望望,只看见一辆高把摩托车身上画着的两个地狱精灵。它们朝同一个方向远去。他定了定神,便开动他那辆黄色福特车。

32 型黄色福特车行驶在主要街道上。

约翰开着车一路寻找她,终于看见她气冲冲地走在马路边上。她身后跟着一辆福特车,车上全是小伙子。

约翰加速,开到她和那辆车的前面停

下。卡罗尔停下脚步,抬头看见是约翰。福特车也停下了,车上的小伙儿纷纷向卡罗尔呼叫。面对这种形势,她稍稍想了一下,就跑上前进了约翰的车。他一踩油门,把车开走。她咧嘴朝他幸福地笑了——

卡罗尔:嗨,表哥,你身体好吗?

漂亮的酒店。史蒂夫的 58 型雪维车。

特里将车开进停车场停下。他看着酒店闪闪发光的店牌,考虑怎样弄到一瓶酒。收音机里正在放巴迪·霍利的《也许宝贝儿》。

德比:你带身份证了吗?

特里:嘿,没带……但不用担心。来点儿什么?啤酒,和少许葡萄酒,行吗?

德比:要是你能喝老哈泼,我就给你一个法国式接吻。

特里:好,那就要“老哈泼”!

他用手指朝她做了一个同意的表示,便走向酒店。他刚要进门,又停下脚步想了想。他看见一个穿工作制服的男子朝他走来。

特里(笑道):劳驾,先生,你在里面的时候……我是说,您进去过了,是不是……

男子:是啥,孩子?

特里:先生……能否告诉我现在几点?

男子(看看手表):当然可以,差一刻十二点。

特里:很好,差一刻十二点。多谢多谢。

那个男子要接待他,他装作要离去,那个男子就又进去了。这时有一个人向他走过来,特里镇定了一下自己。那个人步履蹒跚,驼着背,一副老态,是一个流浪汉。

特里:原谅我吧,先生,发大水时我丢了身份证。我想喝点儿老哈泼酒。您能帮我买一瓶吗?

这流浪汉打量着特里,他笑了——

流浪汉:啊呀,我也丢了老婆。她的名字不叫艾迪……虽然,不是发大水……可是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特里:谢谢。这些钱够买一瓶的。

那个老流浪汉拿起钱,撞进了酒店。特里看着他走后,朝车里的德比做手势,表示一切顺利。他在等流浪汉返回时,刚才穿工作制服的那个男子又出来了。特里又朝他笑笑。

特里:嗨,还是差一刻十二点。

男子:对……对。深夜了。

特里:深夜了。

那个男子进了他的车,倒车,开走了。特里走到酒店的窗口处,朝里看那个鬼魂在怎么花他的钱。他看见酒店老板往柜台上放了四瓶便宜葡萄酒。

特里(在窗外朝里做手势):嘿,不是。不是葡萄酒。嘻嘻——哎!

酒店老板扭头看正在使劲摆手的特里。特里赶紧躲闪到窗外。等他再次从窗口朝里看时,那个老流浪汉已经不见了!特里简直不能相信,赶紧走进酒店。

酒店里。

特里慢慢朝柜台溜过去时,警觉地观望周围。酒店里播放着西部乡村音乐。

特里(笑着对老板):嗨,那位……哈,一分钟前在这里的那个老头儿哪儿去了?

老板:啊,他从后边出去了。

特里一下子傻了。

老板:你要点儿什么吗?

特里看着他和他身后的一排排酒瓶。

特里:啊……哈,给我一杯三个火枪手,还有……一支那边那样的圆珠笔,一瓶老哈泼酒,两个手电筒电池和一些这种牛肉干。

老板把这些东西都放进一个袋子,便开始收现金。

老板:喂,有买酒的身份证吗?

特里:啊,什么?当然有……(摸口袋)
啊,糟糕,我把它丢在汽车上了。

老板:对不起,你先去取来才能拿酒。

特里:啊,不成。我来时没开车。

老板从袋子里把酒拿出来,放回货架上。特里站在原地。老板接过钱,然后又找他零钱。

在酒店外。

特里提着一满袋东西回到他的雪维车旁。德比笑脸迎他,激动地将身子伸出车窗外。

德比:喂,买到了吗?买到了?

他递给她袋子。

德比:啊,买到了!买到了!

她把手伸进袋子里摸,只摸到一把梳子和电池。

德比:你没买。为什么不买?

特里:啊,哈,我需要一些东西,我原以为我在那儿那么久了……喂,你能暂时借我一美元么?

德比:什么?你说的是真话吗?算啦。女孩儿不买单,都是男的付款。

特里:哈,好了,瞧……我只有五十美元,他没有零钱找。

德比:嗨,我不信你这个说法……我真的不信。

她从一个塑料钱包里取出钱交给他。特里冲她微笑了一下,便返身回酒店再次去碰运气。他在酒店门口停下脚步,这里有个双臂刺满文身花纹的男青年正来到酒店。

特里:嗨,对不起,我在想你能不能……

男青年:给你买一瓶酒。是呀,我知道,你丢了身份证。你要什么酒?

特里(一惊):噢……太好啦。哈,就买一瓶老哈泼。

男青年接过特里的钱,进了酒店。店员递给他一瓶老哈泼。特里朝德比激动地挥着手,不知裤子向下滑了一点。突然,一声枪击声!特里猛地转过身,看见那个青年正把收款器里的现金往自己口袋里塞,并带着一支还在冒烟的枪后退着,然后冲出酒店,把一瓶酒抛向特里后,逃进黑暗的夜里去了。突然,酒店老板从柜台后边闪出身来,持枪狂射。特里握着他那瓶老哈泼酒狼狈地跑向他的汽车。

事故车停车场。

约翰的32型黄色福特车“吱吱呀呀”地碾着路上的石子儿开到一个黑乎乎的事故车停车场前。约翰和卡罗尔走下车,翻过车场的围墙。他们走过由破损的汽车组成的夹道。那堆积的报废车有的被撞瘪了,有的被压碎了,有的满是窟窿,全都已经生锈。约翰一只手插在口袋里,神情郁闷。他停下来,看着一辆烧毁的小汽车。

约翰:这是弗雷迪·本森的柯威特……他因喝酒撞坏了车头。根本没救了。再好的司机也难幸免。再骂谁也是白费,况且不见得都是他们的错儿。

卡罗尔:这辆车得喷喷漆,肯定。

约翰没有听见她的话,又往前走去。

约翰:那边那辆柯威特,是瓦尔特·霍金斯的,一个真正的二百五。车在一棵无花果树附近,撞在一辆梅萨维斯塔上。他车里有五个小子。是去参加减重短程高速汽车赛的,人怎么能傻到这个份儿上呢?所有的二百五早晚都得出事。也许,这就是发明汽车的原因吧。可别理这样的二百五。有人跟他们一块儿出事才倒霉啊。

卡罗尔:可是你跟我说你从没出过车祸。

约翰:有两次也挺悬的。有一次就差一

点点。我总是赶快离开现场。不赶快离开就是死。

卡罗尔: 我敢说赛车中, 你是跑得最快的。

约翰: 我还没有输过——许多新手跟我比试过。看见那边那辆 41 型福特车了吗? 它在大峡谷曾经是跑得最快的车。我从未得到跟老伯爵车比赛的机会。他 1955 年就在这附近, 一眨眼的工夫就出了车祸。他当时开着一辆 54 型雪佛兰车, 疲劳, 加上喝了点儿酒, 开出城上了橡树谷高速公路, 城里的混小子全跑出城到那儿看了。雪佛兰车在跑了大约 85 公里时, 掉了一个前轮。那个白痴是用喷火熔解轴杆来放低车前端的, 所以前端这时一下就掉了。他“砰”的一声撞上福特车, 两辆车一块儿和一大排小汽车撞在一起。那些混小子全看见了! 天那, 包括两个开车的在内, 一下死了八个人。那情景就像是在战场。惊动了教育委员会, 他们把这个场面拍成了影片, 私下里偷偷放映。没人看。我的意思是说惨不忍睹。

卡罗尔: 我爱看你赛车。

卡罗尔拉起他的一只手, 两人走了一段路后, 约翰才意识到这一动作, 放开她的手, 并与卡罗尔拉开距离。

约翰: 撒手! 别这样。

卡罗尔: 你是什么意思? 说这句话的应该是我。你怕啥? 我可是摸着你的上身啊。

约翰: 狡猾……(看了她一会儿) 谁都知道是几年以后的事, 但现在不行。小不正经的。

卡罗尔: 小不正经的! 好啊, 哥哥, 你原来竟然这么呆。

她一跺脚, 回身上车了。她迅速地摇上了所有的车窗玻璃。约翰慢慢走过来, 同时寻找钥匙。

约翰: 嗨, 开开门。

卡罗尔: 你得说“卡罗尔不是小不正经的, 她有个诱人的小屁股”。

约翰笑了笑, 从口袋里拿出一串钥匙。他收了笑容。卡罗尔也在笑, 在车里向他炫耀拿在她手中的车钥匙。约翰靠在车窗上, 这个被打败的男人闭上眼睛——

约翰(平静地): “卡罗尔不是小不正经的, 她有个诱人的小屁股。”

他听见车里的响声, 跟着, 车门慢慢打开。

卡罗尔: 你说出了最最漂亮的东西。

约翰进了车。

狼人(画外): 狼人周围有人窃窃私语, 宝贝。

当约翰和卡罗尔乘车离开阴暗的汽车坟场的时候, 狼人那沙哑的嗓音耳语般在微波音频道上荡漾着。

威尔逊的电器商店。

库尔特正靠在这里停着的一辆迪索托车的前盖上, 注视着摆放在电器商店橱窗里的一排电视机。在黑暗的陈列室里, 正在放着电视连续剧《奥西和哈丽特历险记》中瑞基·纳尔逊的十二个无声画面。

库尔特身后来来往往的车辆里传出的音乐声随之有远有近。可以听见狼人的嚎叫——

狼人(画外): 啊, 别怕, 这是打到人痛处的歌, 由“普拉特河人”乐队唱。

狼人嚎叫, “普拉特河人”乐队唱着《伟大的冒充者》, 唱得如怨如诉。库尔特因为不知道歌词只能跟着哼哼。这时, 有个人从库尔特前面走过。库尔特没有在意, 只是觉得面前走过一个人。过了片刻, 他才意识到正有人从三个方向朝他包围过来。他们穿着背后绣有“法老”字样的短大衣。库尔特朝他们望了望——他们在看无声的电视。

其中的一位头也不回地对库尔特说话——

乔:小子,你在这儿干嘛呢?

库尔特:我吗?

乔:不是你,我是对在这儿的另外五十个家伙说话。你认识吉尔·冈萨雷斯吗?

库尔特:吉尔·冈萨雷斯……不认得。

乔:不认得吉尔……你应该认识。你真的应该认识。

库尔特:是吗……为什么?

乔:不为什么……他是我们的朋友……你坐着的的就是他的车。

沉默了一会儿。库尔特看了看四周,悄悄地离开那辆迪索托车。库尔特两手揣在口袋里,迈步慢慢朝马路的人行道走去。

乔:喂,你上哪儿去?

库尔特(转过身):哪儿也不去。没有地方可去。

乔:他肯定要去某个地方——我是说他已经离开这里了。去,把他带到这里来,蚂蚁。我让他看一样东西。

蚂蚁和气地把库尔特揪了回来。他是个高个子、黑面孔的小伙子。他的脸上有一道伤疤,那疤痕看去很像一队蚂蚁爬过他的面颊,或许他的绰号正来源于此。

乔正俯身查看迪索托车的前车盖。

乔:喂,弯下腰,瞧瞧这里。瞧见什么了?就是横在那里的……看见了?

库尔特:我想我看见了,是吗?

乔直起腰,轻轻地拍了拍库尔特的肩膀——

乔:你划的,小子。你是坐着从吉尔的车上滑下来的,小子,是吧?

乔照库尔特的肩打了不轻不重的一拳。其他那几个人这时已离开电器店,全在看着库尔特。看着车身上的划痕,库尔特显得惶惑,擦拭车盖上的那个划痕。

库尔特:对不起,那不算划痕。我想他将不……

乔:别说够不够得上划痕,原则上够了。嘿,这位是个厉害的主儿……咱们怎么治他?

蚂蚁:把他捆在车上,拖他。

听了蚂蚁的主意,库尔特转身笑起来。他笑呀笑,笑到最后才发现,除了这几个人外,周围没有一个外人。这几个人在考虑蚂蚁的主意。

库尔特(清了清嗓子):真好玩儿。嘿,你们知道托比·华雷斯吗?他是一个“法老”,是吧?

乔:托比·华雷斯,对。我们当然认识托比。



库尔特: 他是我一个朋友。

这几个人一起龇牙咧嘴地和库尔特一起大笑起来。库尔特感觉好多了。

乔: 当然, 老托比很好。他是你的一个朋友。太棒了……我们全都讨厌他太不懂礼。

库尔特再次停止大笑。

库尔特: 啊, 好啊, 我对他这方面还不很了解。

乔: 我们昨天晚上弄死了他。

蚂蚁: 把他捆在车上, 拖死的。

库尔特看着他俩, 希望他们只是在恶作剧。乔看着他, 摇摇头。

乔: 这得让我想一想。你最好跟我们走。(说着, 伸出一支手臂挽住他。)去跟“法老”们兜风吧。

库尔特: 喂, 我想我不能……去……

乔: 我知道你的感受。

乔温和地强拉着库尔特走向一辆极的51型栗色墨丘利车。那辆车低矮, 尖头如削, 这就使它的车窗像是几个令人生畏的黑洞, 整个汽车犹如一艘潜水艇。乔拉开车门, 库尔特低头俯身进了这辆车。一扇后车窗上有个金属牌, 上面写着“法老”。

这个帮的第三人物是卡洛斯。他是一个年约15岁的小个子, 嘴上叼一支香烟, 样子比那两个更凶狠。乔在司机座位的旁边就座, 蚂蚁和卡洛斯走向前排的车门。

卡洛斯: 后边押客去!

蚂蚁: 不, 我原来是坐在前头的。

卡洛斯: 什么时候?

蚂蚁: 我们接你之前。

卡洛斯: 你不能一整夜都坐在前头吧, 哥们儿。我现在说了算。后边去。

卡洛斯给了蚂蚁一个脸色。蚂蚁不敢犟嘴, 钻进车里, 跟库尔特坐在后排。“法老”的墨丘利车呼啸着而去。

“法老”的51型墨丘利车在主要街道上行驶。

汽车里的收音机在放《那是不是个耻辱》。库尔特坐在后排的座位上, 表情十分紧张。他警惕地盯着那三个恶棍。他们半躺半坐, 在窗玻璃的反光中可以看见他们的眼睛。

稍后, 库尔特偶尔看了一眼四下里。他先是一愣, 接着才忽然醒悟过来。通过狭窄的车窗, 他看见迎面开过去一辆雷鸟车。库尔特的目光通过车窗追踪它, 看见那辆雷鸟拐过一个街角消失了。他摇了摇头。准备和“法老”们在这种困境中呆下去。

收音机里, 当狼人跟电话接线员打岔逗乐时, “法老”们咯咯地笑着。

就在收听收音机里的狼人节目时, 好几辆小汽车开了过去, 在夜色中好像一粒粒射出的金属子弹。“法老”们的墨丘利车(里面带着库尔特)同劳丽的爱泽尔车擦身交错而过……

在爱泽尔车中, 史蒂夫在开车。他一只手搂着劳丽, 劳丽则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当爱泽尔车朝一个方向驶去时, 约翰·米尔纳的32型黄色福特车在马路的另一侧隆隆驶过。

(待续)